

共创“全国高校文明校园”倡议书

亲爱的老师们、同学们：

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“研究学术、造就人才”，我们不忘初心；“佑启乡邦、振导社会”，我们牢记使命。为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，落实中央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，切实强化文明校园的育人功能，着力推进学校“双一流”建设，学校决定创建“全国高校文明校园”。文明校园建设是提升校园文明程度，提高师生文明素养的系统工程、全员工程、全方位工程。为此，我们向每一位重大人发出如下倡议：

一、弘毅崇德，做文明风尚的传播者

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升华师生社会公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个人品德。崇尚社会公德，构建和谐校园；崇尚职业道德，坚守爱岗敬业；崇尚家庭美德，注重勤俭和睦；崇尚个人品德，提升自身修养。以友爱促和睦、以友好促和美、以友善促和谐。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、师德师风、校风学风、制度规范、实践养成等校园文化建设之中，贯穿于创建活动全过程，争当传播文明的重大人。

二、聚心导行，做文明行为的践行者

秉持“耐劳苦、尚俭朴、勤学业、爱国家”的校训精神，切实做到有

坚定正确的育人方向，有立德树人的价值追求，有爱岗敬业的教师队伍，有积极进取的优良校风，有勤奋好学的学习风气，有持之以恒的养成教育，有美丽和谐的校园环境，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，有现代教育的创新实践，有人民满意的办学效果，争当践行文明的重大人。

三、以身作则，做文明氛围的营造者

积极倡导“讲文明话，行文明举，做文明人”，教师以优良的教风影响学生，以高尚的师德感染学生，以崇高的典范激励学生；学生树立现代文明意识，从我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做文明的使者，做遵守社会公德的模范。以主人翁意识和强烈责任感，用自身实际行动影响周围的人，及时劝阻身边有损学校形象的不文明言行，带头遵守文明礼仪，共同营造文明温馨的校园氛围，争当营造文明的重大人。

四、众志成城，做文明校园的建设者

文明校园，人人共创，人人共享。创文明教风，潜心教学，以教促研；创文明学风，勤学苦练，诚信考试；创文明管理，服务师生，管理育人；创文明课堂，尊师重教，教学相长；创文明宿舍，干净整洁，团结友爱；创文明食堂，有序用餐，爱惜粮食；创文明网络，风清气正，文明上网。全校师生员工自觉参与到文明校园的创建中，自觉维护良好教

学、生活环境，规范个人言行，上下校车、进出电梯、食堂就餐等自觉排队，注重礼仪，杜绝不文明行为。全面构建“三全育人”教育格局，争当建设文明的重大人。

五、奋勇当先，做文明社会的引领者

大学的品质决定城市的品位，大学的水平决定城市的高度。在重庆市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、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今天，重庆大学文明校园的建设，必将为重庆的城市文明建设添上新的光彩。我们每一位重大人都应该以主人翁意识，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将重庆大学建成引领社会道德风尚的文明高地，争当助力文明的重大人。

每一位重大人都是文明校园创建活动的实践者和受益者，每一个班级、宿舍、食堂都是文明校园的一汪清泉，每一片教学区、办公区、生活区都是文明校园的一座青山。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，让文明成为习惯，让校园成就梦想，让文明之花盛开在重大校园绿水青山的每一个角落。

重庆大学
2018年12月1日

杨永斌院士：好的教育理念如同家风，可以代代传承



在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，杨永斌是一位出了名的严师。

对于学生们准备在国际前沿期刊上发表的论文，每当碰到英文存在瑕疵，或不符合国际论文的写作要求时，他会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，并要求学生反复修改，最多的一次甚至改了30遍。

但同时，他也以幽默儒雅、对学生充满关怀而著称。

杨永斌说，好的教育理念就如同家风一样，是可以代代传承的，即“半为学子、半为人师”。

这八个字，既包含着他自己数十年来求学和教学生涯的回顾和感悟，也是他对自己教学和处世风格的总结。正如他多年前与自己的博导、美国康奈尔大学 William McGuire 教授（美国工程院院士，著名钢结构大师）交谈中所说的那样——

William McGuire 说：“一个好老师，就是很幸运地能有几位很聪明的学生。”

杨永斌回答：“一日之师，终身之父。”

“要做就做最好的”， 母亲一句话影响他一生

对绝大多数人而言，人生第一位老师往往是自己的父母，杨永斌也不例外。

杨永斌家中有8个兄弟姐妹，幼年时期的他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田地里、待在忙碌的家人身边，终日与地瓜、玉米、花生、高粱为伴。父母虽然文化水平不高，但他们辛勤劳作的身影，早已为杨永斌树立了榜样。

由于排行老么，杨永斌很幸运地免于辍学，这使他尤为珍惜学习的机会。他明白，自己必须要靠读书改变命运。“要做就做最好的！”母亲的话影响了他一生。

那时，每天放学后，杨永斌都要到田间劳作，用辘轳打水浇灌自家的菜园，上山割草喂家里的骡子。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依然把能够找到的通讯读物看了个遍，四大名著、徐霞客游记、曾国藩传、徐志摩诗集……至于学校书本上的知识，更是早在老师讲解前就已经记得滚瓜烂熟了。

受条件所限，杨永斌没听过地道的英语，手里只有一本远东英汉字典，他经常去学校后面的黄土堤，大声地朗诵英文，体会英文中的抑扬顿挫，感觉跟歌唱似的，语感就这样慢慢产生了。

一直以来，认真、勤奋都是杨永斌身上的优点之一，但他认为这并不够，“要在学业上走得更远，你还得碰见一个明白你、关怀你的老师。”

“你不能再混了”， 数学老师一句话 改变他的人生

1969年，杨永斌以榜首成绩考入金门高中。在开学

前的暑假里，他已经把数学课本自修读完了。在学业上远远超越身边同龄人，令杨永斌自己也不禁有几分得意。可有一天，他的数学老师却找到了他，说：“你不能再混了！”

杨永斌当时就懵了。慢慢回过神来，他体会到了老师的意思——现在的环境已经给不了你更多的知识了，你必须“跳”出去。

老师的这句话，改变了他人的人生。1970年，杨永斌毅然离家，渡过台湾海峡，到台湾参加建国高中插班考试，并顺利入读。

刚到建国高中，由于不能马上适应该校学习的节奏和老师的教学方式，杨永斌几乎每科成绩都不及格，这让他一下子就感到了差距。“如果再这么下去，我真没脸见人！”他憋着一股劲拼命学习，一本本地做测试题……终于在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中成为班级第三，并在后来如愿考上台湾大学。

早在金门读初中时，他将“要考上台大数学系”的梦想，写在自己数学课本的背面。这一举动还遭到全班同学的嘲笑。但事实证明，只要够努力，又走对了路，梦想是可以实现的。

“是你还是我要写论文？” 博导不答他的疑惑

上个世纪80年代初，杨永斌因读研成绩良好，萌生了留学的念头，他每天一遍又一遍地听英文杂志的录音带，托福考试成绩很不错的。后来，美国康奈尔大学给他提供奖学金，杨永斌远渡重洋来到了新大陆。

刚开始，他的博导 William McGuire 给他安排了一个论文题目：warping（翘面、扭曲、变形）。

杨永斌的同学对他说：“你真倒霉，这题目没有人愿意做。”

杨永斌去请教博导，博导说：“不要问问题，是你还是我要写博士论文？”

没有办法，为了解决问题，杨永斌一头栽进了图书馆，将所有可能相关的文献全都找了出来，从问题本身到各种关联问题，越读越深。最后，他将1884年到1984年近100年的有关论文全部仔细查阅了一遍，这一下就去了一年多时间。

这时，对于论文怎么写，杨永斌已完全了然于胸。在随后的论文中，杨永斌提出的理论和方法，得到了博导的高度赞赏。从那以后，凡是涉及到这个领域的问题，博导还要征询杨永斌的意见。

这段经历，也为杨永斌打下了未来站到世界学术高峰的基础。

回顾自己的成长，杨永斌认为自己很幸运，能够碰到很好的老师。“我的老师们都很严厉，但是严厉只是一种手段，背后是他们对学子的关心和责任，也正是老师在关键时刻的指点，让我走出了一条学术的大道。对于老师而言，只是一两句话的事，但对学子而言，改变的可能是整个生涯。”

“我们都能创造前沿”， 他认为坚持才能挖到学术宝藏

杨永斌在结构非线性理论、桥梁动力学理论、列车波动传播分析等领域有重要影响力，曾出版多本重要专著，并被评为“全球150位土木工程高被引学者”。在他看来，要在科学技术上取得较大的成就，必须要有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

“你研究的主要领域，就相当于一块田，你要越耕越宽，把周边的田都耕了，然后整个天地都活了。”杨永斌说，知识形成了体系，串连起来后，就能够找到发现、解决问题的线索。

在互联网不发达的年代，杨永斌培养出了一个习惯。他在图书馆中选中了十个重要期刊，囊括了土木、机械、航空等领域。每个月，他都会将这些期刊新出版的一期浏览一遍。由此，他也始终掌握着世界前沿科技。“期刊里面的一些文章、观点，有的觉得很有趣，有

的跟我有关，有的觉得他写得不好或有疑问，其实我的研究课题就是这么来的。通过大量的梳理、归纳、启发，我们都能创造前沿。”

曾有一次，杨永斌在翻看期刊的过程中，发现一个关于曲梁的观点存在问题。回台湾后，他将相关的问题提出来，带着自己的研究生一起研究。从1984到1991年，他们在国际重要期刊上一共发表了20多篇论文，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。杨永斌从而也在国际专业领域树立了相当高的声望。

在他看来，只要将学术基础夯得足够扎实，坚持跟进自己的核心研究方向，就一定能够挖到“宝藏”。

“种子必须在土壤深处生根”， 他不许学生犯浮躁的毛病

让杨永斌感到有些忧心的是，由于来自现实层面的竞争等原因，使得如今一些年轻人没办法静下心来搞研究。“一些年轻人老在抱怨，发现不了专业领域中的问题，也找不到好的科研题目，其实真的沉下心来研究，不可能发现不了问题，只能说明现在有些人确实比较浮躁。”

但他绝不允许自己的学生犯这种毛病。在重庆大学，他会针对每个学生的研究情况，对学生接下来要做到的研究、要看的书进行详细规划。

杨永斌相信，严谨、踏实的学术作风是通过平时的一点一滴养成的。他要求学生们在学术观点的表达上，不能有半点表述不当或者模糊不清。他也会逐字逐句地教学生改论文，连英语语法上的小瑕疵也必须改正。而对学学生提出的问题，他会指出大的方向，然后让学生主动去看书寻求解答。

杨永斌强调，年轻人一般希望能够快速出学术成果，但是他们要明白，好的、影响面比较大的研究，都不是能够快速达成的。“种子必须在土壤深处生根，如果只是把表层的土翻来翻去，来年也长不出什么好庄稼来。”

半为学子、半为人师。如今，杨永斌早已桃李满天下，他从自己早年求学的经历中，总结出了许多好的教育理念，并在努力地将这些培养杰出人才的方法传承下去。

院士经验谈

自制其实很难，即便到我这年纪，有时还无法控制住自己。自制能力是心理成熟度的指标，一时的失控，可能就把多年的辛苦耕耘毁于一旦，做好自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，必须时刻自我勉励。

勤劳是无可替代的根本功夫，几乎所有的成功者，都有勤劳的特性。你必须把自己准备好，当机会之门打开时，应该第一个走进去。要懂得微积分的原理，所有的成功都是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。

协调事业与家庭关系的最高境界：事业=家庭。很多成功男人背后，都有不寻常的女人，反之亦然。千万别说：因为工作太忙，没法照顾家庭和孩子。

要因时制宜，每个人虽然际遇不同，但都要有属于自己的想法。要与时俱进：带点傻劲，持之以恒，他日虽不中亦不远矣。要盈亏自负：自己的病痛自己知道，自己才是自己的最好导师。

背后的故事

“来重庆是个意外 但我发现来对了”

“其实我到重庆来是个意外。”杨永斌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，自己在2014年加盟重大之前，其实是很想去上海某大学的，“但后来重大方面主动找到了我，表示可以在教学研究方面给予我最大的自由，我还是蛮看重这方面的，于是就临时决定到重庆来了。”

当时还从未到过重庆的杨永斌，对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任何直观印象，唯一能说得上的，就是从梁实秋《雅舍小品》中所了解到的沙坪坝，以及抗战时期的那段历史。

而真的来到重庆后，看到重庆各种各样的大桥，作为桥梁动力学理论专家的杨永斌意识到，自己来对了。

研究桥梁工程技术，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研究不同的桥型。杨永斌说，在重庆走了一些地方，发现世界上大多数的桥型这里都有，而且很多桥的规模和长度都能排到世界前列。重庆被称为桥都，一点不为过。而这也为他搞桥梁动力学研究，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实地印证。

杨永斌坦言，刚到重大时，自己心中颇有几分忐忑，一是怕自己教研工作开展得不好，有负院方所托，另外也担心这里的学生们不能适应自己的教学方式。但三年多来，他发现这里的学生适应性很强，自己想做的研究，基本上都能开展，而且已经有好的论文在国际上发表。“于是我愈加肯定，来重庆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，未来我有很多前沿的研究课题，都可以在重庆开展。”

杨永斌透露，目前重大正在筹划建设汽车桥梁耦合研究的实验室。简单而言，这项研究就是通过对桥上行驶的车辆进行震动方面的监控和分析，从而对桥梁的“健康”程度作出评估。过去，如果要判断一座桥梁是否“健康”，需要做很多的专业检查，要安装很多传感器，人员也要爬上爬下，物资和人力、时间成本都很高。而通过对车辆的振动进行检测和分析，就能极大提升效率、降低成本，而且依托汽车的机动性，还可大规模地对多数桥梁进行“健康”诊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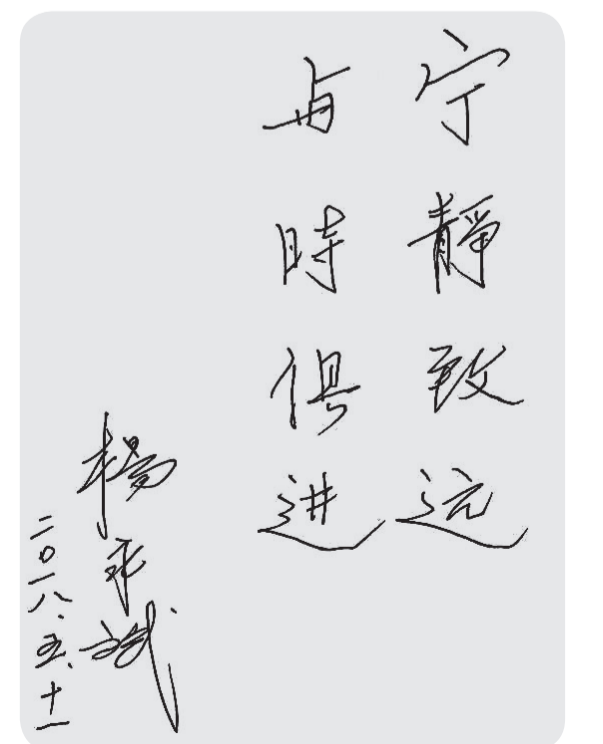
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杨永斌就在做一些汽车与桥梁的耦合研究，目前他在相关领域的理论是全球领先的。但由于缺乏高规格的实验室进行实际验证，目前这块理论还没办法落地。

而重大的实验室建好后，可以进行实桥研究，即实验室内就有一座桥，车子能从桥这头跑进去，并从另一头跑出来，从而达到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，对杨永斌的上述理论进行准确的验证。同时，杨永斌的研究团队还能从中掌握一些关于桥梁的很重要的特性，并可用监测工具进行抓取，为更多的理论研究提供宝贵资料。

可以想见的是，随着相关实验室的落地和研究的开展，重庆将在推进世界桥梁工程技术的发展方面，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。

（人物简介：杨永斌，1954年生于福建金门。著名工程力学专家、桥梁动力学理论专家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奥地利科学院院士、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荣誉院长）

（源自《重庆日报》）



杨永斌院士给年轻人的寄语